

我想喺夜場搵真愛，你陪唔陪我
癲？

作者: 叛龍

Powered by [紙言](#)

序

事源係咁嘅...

「喂熙哥，禮拜五我有個FD生日，去唔去佢個場飲返杯先？」我個FD問我。

「但我唔識佢地架啎。」我點煙。

「無所謂啦，出嚟玩嘅，一杯生兩杯熟啦。」

「咁...都得嘅。」

其實我怕尷，但我好耐無飲酒都想飲下。

「咁我到時叫你啦。」

「嗯。」

幾日後。

我根據佢比我嘅地址係嗰到附近搵咗一陣，之就佢嫌我搵太耐，就直接出嚟接咗我入去。

啱啱入去，我就見到漆黑之中坐喺角落嘅一個女仔。

「嗯。」我向我個FD打咗個眼色。

「嗯？」佢睇唔明。

我再做多次，佢扒咗扒頭就帶住我行過去。

「喂喂喂，熙哥，坐入去啦，唔好咁撚自閉啦。」佢大聲對住全枱人講。

「你認真架？」我喺佢耳邊講。

「掂啦，啊叔做埋波比你打又點話。」佢將個頭側向我呢邊。

「會炒車架大佬。」

「信我啦屌你。」

講完，佢就一嘢推咗我入去。

「Hi，我係...呀熙啊。」

「佢地嗰邊玩緊大話般，我哋猜枚？」

「你...」

我未講完，佢就打斷咗我：「唔洗講落去，Clover。」

「猜啦，新嚟新豬肉，你嗌先。」佢斟酒。

「咁...我嗌架喇嗎？」我同佢講。

「嗌啦。」

「你開唔開。」

「唔開。」我望住佢雙眼，佢冇避過我半秒，我睇得出佢講緊真話。

「十。」我嗌。

佢冇開，中咗一次。

「你今次開唔開？」我再問佢。

「開。」

都係一樣，係真話。

「開曬。」

再中一次，飲得。

「飲啦。」

「飲咪飲囉。」佢鄙視住我。

「好串嗎你。」我幫佢斟酒：「猜死你先得。」

如是者，我每一鋪都問佢開定唔開，然後我幾乎一鋪都未輸過。

「十。」

我又嗌中咗兩次：「飲啦！」

「喂！」

冇反應。

「喂！」

冇反應。

「喂！」

都係冇反應，應該瞓着㗎。

喺我諗住叫拍醒佢再啖嘅時候，佢已經攤咗係到。

我除咗身上面嘅恤衫，然後將件恤衫𠵼喺佢身上。

二.

我坐喺佢側邊，用手好溫柔咁摸佢個頭。

我想玩，但係又驚佢有咩事，伸完隻手出嚟諗住猜，但係下一秒又縮手返去捉住佢。

「得啦，我哋就住你。」坐係我對面個男仔講。

「好，等我兩秒。」我坐喺佢條腰前面：「可以了。」

跟住落嚟我每一次輸，我飲嘅時候都喺到養緊魚，但喺在場嘅人都當睇唔到，就咁比我過。

時間嚟到凌晨三、四點，原本嗰批人都走得七七八八，所以我嗰枱就比人調咗去細枱，而我同Clover就比人調咗入房。

唔好諗多咗，間房得塊落地玻璃隔開，出面睇得一清二楚，老細只係想我睇住佢，冇其他意思。

我公主抱咗佢入房，然後將佢放喺隔離張櫈，個頭就放喺我大牌上面。

我以為咁大動作佢會醒，但佢係完全好似昏迷咗咁。

時間過得好快，好快就嚟到朝早六點，我準備瞓着，但佢啱啱起身。

三.

喺我合上雙眼，準備去搵周公嘅時候，我Feel到條頸有少少痛，但...好正。

我諗我估到發生緊咩事，但係都要Confirm下先，話唔定係比隻巨蚊咬呢？

我查低頭，唔係巨蚊，係佢。

「你搞咩呀？」我問佢。

佢完全沉迷喺我條頸上面整緊咖哩雞，佢完全聽唔到我叫緊佢。

我拍咗佢幾下，佢終於抬起頭望住我：「做咩？」

「你搞緊咩？」我問佢。

「仲洗問？」佢有啲無奈：「咪整緊咖哩雞囉。」

「Er...」

佢完全唔比講嘢嘅機會我：「咁你鍾唔鍾意先？」

「鍾...鍾意呀。」我答佢。

「咁就得啦。」

講完，佢就繼續喺我條頸上面整咖哩雞，仲要越咬越大力，成件事都...越嚟越正。

「嗯...」我忍唔住叫咗出嚟。

「小DeeDee，你M底架？」佢問我。

我擰轉頭，有啲怕羞咁扒咗扒頭。

「嘻。」

佢笑咗下，之後就繼續整咖哩雞。

然後佢整整下就...馴着咗。

呢個時候帶我嚟嘅FD行咗入嚟：「你哋搞咩呀？」

我諗咗諗，都係唔好講事實。

「冇呀，睇住佢馴教。」

「真係咁簡單？」佢用一個懷疑嘅眼神望住我。

四.

「真係。」我好誠懇咁望住佢。

「哦，咁你睇...住佢喇，我走先。」

講完，佢就咁頭都唔回咁走咗。

講真，我第一下覺得佢真係仆街嚟，明明係佢叫我嚟，而家佢竟然走先。

不過諗深一層，又好似唔係。

佢應該係場裡面除咗我同Clover仲有老細之外嘅唯一一個人，佢走咗我就可以同Clover享受呢個短暫嘅獨處。

我就咁攞住佢，直到佢起身。

望住佢瞓喺我大牌上面，我竟然冇半點邪念。

佢郁咗下，然後慢慢擘手眼：「你仲喺到嘅？」

「你瞓住咗我隻腳。」

講係咁講，但係我係自願比隻腳佢瞓。

「落去食早餐？」我問佢。

「好呀。」佢慢慢爬咗起身。

喺我哋諗住推門行出去嘅時候，有個男仔行咗入嚟。

我唔知佢係邊個，但感覺好似唔係幾對路。

佢望住我兩個：「食早餐有冇得跟隊。」

Clover向我打咗個眼色，我嘆咗啖氣：「行啦。」

啱啱行出門口，Clover就揪住個肚：「我肚好痛。」

喺我諗住問Clover要唔要抱佢落去嘅時候，跟隊食早餐嗰位就早咗我一步。

雖然我唔係Clover邊個，佢都唔係我邊個，但黑面係我嘅權利。

五.

我哋入咗之後，佢抱住Clover企咗係角落，而我就企喺佢對角揸。

落到去之後佢就放低咗Clover，但望望周圍好似唔係幾對路。

「我哋係咪搭咗貨？」我問：「你咩名？」

「A仔，嗰邊可以行返落去。」佢望向側邊嘅樓梯。

「咁行啦。」我望住佢：「你洗唔洗放低先？」

「唔洗啦，返咗咁多年工，佢又唔算重。」

「哦...咁行啦。」

得，你贏。

我哋行到去門口，我再問多次：「你唔放低？」

「唔啦，佢唔係好行到。」

「出街啦嗎？」

「有咩關係？」佢唔係好明。

我指住Clover條裙：「咁抱乜鳩都睇曬架啦。」

A仔冇講嘢，放低Clover之後就搭住佢膊頭開始行。

我繼續黑面，但又冇理由而家衝上去，所以黑面係我唯一可以做嘅嘢。

朝早流流，車都唔多架，A仔就咁搭住佢唔理紅燈綠燈一直行。

佢哋就行得好順利，但佢哋一行完就十鳩幾廿架車衝埋嚟，我想行都行唔到。

講真，躁躁地。

七.

佢哋一掃一啣就頭都冇回咁入咗去，而我就啱極都啱唔撚到，差啲就想一手將佢部垃圾機掙出街。

我啱啱坐低，佢哋已經睇好曬要食咩，而我啱啱先拎起張餐牌。

跟住落嚟發生咩事，我已經唔想知、唔想理、唔想記得。

「埋單。」A仔舉高手掏咗掏。

講完，收銀條友就行過嚟擺低咗張單。

我望咗望，\$120。

我見A仔拎咗張50蚊出嚟，我就準備拎200蚊出嚟諗住拎佢50蚊當找錢。

喺我拎錢出嚟嘅同時，佢收埋咗佢張50蚊。

咩料，你做乜鳩要收埋啲錢呢？

下一秒，我明囉。

「多謝大佬！」

喂，我無諗住請曬兩個架，我淨係想請Clover咋大佬。

我隻手拎住啲錢停喺半空，諗緊要唔要同佢講。

之後我默默嘆咗啖氣：「我去埋單。」

跟住落嚟喺另一個重要嘅環節，就係要送Clover返屋企。

「你返邊？」我問A仔。

「我返沙頭角啊。」佢再問：「Clover你返邊？」

「我返淺水灣。」

唔順路啊，走啦，你叻喇。

「我送你啦，我今日下晝有嘢做，要hea到三點。」

「送埋你返去先囉，我今日應該冇嘢做。」A仔睇咗睇電話：「我今日冇嘢做，行啦。」

「唔洗兩個送啦，我同呀熙行啦。」 Clover行左嚟我隔離。

聽到未呀？乖啦，返屋企啦。

八.

「一齊行啦，佢細粒又細個。」A仔好似聽唔明人話咁。

「嗯，一齊行啦，安全啲。」我幫佢落台。

之後我哋就出咗去截的士返地鐵站，咁因為朝早所以都好快就截到。

睇到呢到都冇事嘍咪？下一秒就出事啦！

A仔拉開後車門，Clover第一個入去，佢就係第二個。

你估我係第三個？

唔撚係呀屌你老母！

「你坐前面啦。」A仔同我講。

喂，你唔好撚我啦，的士後座不鏟可以坐三個架喎。

我企喺原地望住佢，然後佢就咁門咗門。

OKI' m fine,Fuck you.

上咗地鐵之後，Clover走咗去牆角，咁A仔都好暖男地用兩隻手揸喺佢兩邊護住佢。

「你搞掂得啦。」我句嘢充斥酸味。

「分一邊比你啦。」

講完，A仔收起咗一邊手。

我諗都冇諗，直接行過去佔領咗Clove嘅左邊。

嚟啊！做對好兄弟，就係要一齊比人投稿。

我哋Hold住呢個左右門神咁款嘅陣式，搭小巴我就坐隔離行，直到我哋返到淺水灣。

九.

嚟到佢屋企樓下，咁我都已經諗住轉身走。

「我哋行啦，你返上去啦。」我同Clover講。

「嗯，得架啦。」Clover把聲有啲劫。

「唔送埋佢上去？」A仔問我。

其實嚟到呢個位，我覺得真係多咗。

「唔洗啦。」我望住佢好認真咁講。

佢望住我，沉默咗幾秒：「咁我哋行啦。」

我哋兩個都好劫，沿路都有咩點講嘢，直到我諗起一個問題。

「佢喺我大牌上面馴咗成晚。」

試下搵重點？

你以為重點係馴大牌？重點係馴咗成晚呀！

點解？佢係咁馴我都拎唔到佢IG！

雖然唔係幾掂佢，但係佢而家係唯一一個有機會比到答案我嘅人。

「你有冇頭先條女個IG？」我問佢。

「做咩呀？想溝？」

仆你個街，一語道破，你床哥嚟架？

「Er...」我想兜但兜唔到：「係。」

「你等我一陣。」佢拎咗部電話出嚟：「呢個。」

我望向佢個Mon，果然真係佢個IG。

既然係咁，啱啱你擺我上枱單嘢就當粉筆字咁抹咗佢。

十.

我用一個擺文嘅AC request follow，然後...

冇Accept。

「冇事嘅，拗得滯喇咗姐。」我咁同自己講。

講完，我就收埋電話。

A仔走咗之後，我就開始搭車去旺角。

我醒起我未寫今日要出嘅文，所以就拎咗部電話出嚟寫。

打咗兩隻字，就揸咗入IG睇下佢Accept咗未。

再打兩隻字，然後又揸入去。

都係未Accept。

喇咗？定係唔知個IG係我嘅？

係我苦惱困惑之際，我突然諗到一樣嘢。

我個FD叫我去，咁理論上在場嘅人佢應該多多少少都識幾個。

與其自己鳩下鳩下，咁不如我直接問我個FD？Nice Idea。

我用Whatsapp Call我個FD，響咗幾下之後佢就聽咗。

「做咩呀熙哥？」佢問。

「你con唔contact到琴晚條女？」

「梗係得啦，你想...」

我打斷佢：「唔洗講出嚟，心照。」

「咁得啦，做比你。」

講完，佢就Cut咗線。

過咗陣，佢就Send咗Whatsapp過嚟。

「兩個好消息。」

「冇壞消息？」我問佢。

「暫時冇。」

「咁兩個好消息打仔上啦。」

「一個好消息係我個FD會幫你。」

「咁另一個呢？」

「首先我想問你，你覺得佢有冇醉？」

「佢梗係醉啦。」我有啲唔明點解佢咁問。

「人哋都冇醉。」

「然後呢？」我覺得呢個唔係重點。

「佢對你有嘢。」

「吓，乜撻嘢。」我唔係好信。

十一.

「我唔知係咪啦，我聽到係咁。」

「唔會，我肯定。」

「點解？」

「我本人都好柒下，唔係盲咗應該唔會覺得我靚仔。」

「咁又唔係咁講嘅。」

「咁點講？」

然後，佢就開始冇覆我，睇嚟佢真係搵唔到第二個講法。

我收埋電話，開始閉目養神。

十分鐘後，佢終於覆我。

我以為佢諗到點安慰我，點知佢連話題都轉埋。

「我Add咗你入Whatsapp Group，你睇下有冇。」

我撇返出去，見到最頂多咗個Group，應該就係佢講嗰個。

我撇入去睇，除咗我同佢，仲有兩個我冇Set聯絡人。

「呢個喺啊晴，佢今日同Clover落蘭，你睇下點啦？」

「咁另外嗰個係邊個？」我問。

「你好快會知。」啊晴同我個FD同一時間答我。

「咁呀熙你跟唔跟埋？」啊晴問我。

「我睇下。」我有少少無奈。

作為一個未成名，又冇學歷嘅垃圾作家，我返嘅工全部都好低人工。

銀包得返一百蚊嘅我唔好話落蘭，連食個飯都有問題。

「你做咩呀？打鐵趁熱啦大佬！」我個FD私底下搵我。

「你知我咩職業架。」我覆佢。

「我都冇咁多，今次幫唔到你。」

仆你個街，唔撻係就咁收隊啊。

十二.

「不如收隊啦。」我喺Group裡面講。

「唔可以收隊。」啊晴覆我。

「why？」

「總之就唔撚得。」

「Okay。」我比佢D氣勢壓過咗：「咁今晚見。」

雖然係咁講，但係我根本就未有錢，我只不過係喺到博運到。

見差唔多時間，我就收埋電話，快快手搞掂要做嘅嘢之後就急急腳衝返屋企喇。

一返到去，我就即刻坐低喺梳化問FD借錢，然後問問下就...

喇着咗。

對唔住囉，咁真係好撚边呀嘛。

再醒嘅時候，時間已經嚟到九點。

我打開電話睇，冇人覆。

果然，都市傳說話一講借錢就冇人覆係真架。

我收埋電話，之後就好似賭輸身家咁係咁喺到搵頭，懷疑目標係想搵穿佢自殺。

「咩！」

有人開門，我轉身望過去，返嚟嘅喺我老母。

我諗咗諗要唔要問佢借，不過我個腦話比我聽佢一蚊都唔會比我。

我嘆咗啖氣，然後又轉返去繼續搵頭。

「做咩呀啊仔？」佢擺低袋喺飯枱上面。

「冇。」

「講啦屌你。」

「我今晚唔喺屋企食。」

「可以啊，三百蚊比你出去同人打下邊爐都得。」

唉，死就死啦。

「三百邊夠。」我問佢：「三千點睇？」

「你要三千咁多做乜鳩啊？」

我即刻開始諗有冇咩婉轉啲嘅講法，然後我發現...

冇。

佢見我咁耐冇應佢，開始有少少唔耐煩：「快啲講啦，我仲要煮飯。」

「我想...落蘭。」我比佢兇一兇就咁講漏口。

碌柒，我已經準備好比佢屌一餐。

十三.

佢眼都唔眨咁睇住我，懷疑係醞釀緊情緒。

不如我道個歉就咁算啦？

「對...」我未講完，佢就攞咗埋嚟。

「你終於落蘭啦啊仔！」

「喂，咩事？」我完全反應唔到。

「你終於落蘭啦，你唔係Gay架！」

「What the fuck？你知唔知你講緊咩？」我完全唔明佢講咩。

「你十八歲生日又唔落蘭，近排你又唔溝女...」

我打斷佢：「屌你啦，我不艷都鍾意女人架。」

「好彩姐，我得你一粒仔，你轉基我就斷後架啦。」

「唔好歧視啦，可以領養架。」

「唉，我唔理啦。」

「咁你係咪...借錢比我？」

「梗係！你啱啱話要幾多？」

「三...三千。」我都係有少少驚。

「你老味，你同我講多次！」

「二千夠啦。」我完全笠曬水。

佢嘆咗啖氣：「死仔包，比返啲氣勢嚟！」

我嘗試合理眼FF自己而家打咗上JFFT屌你老節目，然後吸咗啖氣...

「你老味同我拎三千蚊嚟！」

「咁先啱架嘛大佬！」佢推開我，喺銀包拎咗六張五百蚊出嚟：「快啲行啦，唔好要人哋等！」

我扒咗扒頭，然後就入房換衫同擺好啲錢。

我行到去門口前面：「咁我行啦。」

「咪走住。」我老母截住我：「銀包拎出嚟。」

我咩都冇問，直接比咗個銀包佢。

佢攝咗兩個Condom落銀包暗格：「我係想你溝女，但我唔想你做爸爸。」

十四.

我拉開鐵閘行咗出去：「我走啦。」

「早啲返呀！」我老母坐喺梳化上面向我呢邊嗌。

「你知我唔會架。」我有啲無奈。

「咁做老母嘅講返句例牌台詞姐。」

「知啦，唔好咁多戲劇效果啦。」

「你知你老母我夢想係做演員架。」

我方再覆佢，因為我知咁落去會沒完沒了，轉身就衝出大堂。

「我去搵咗佢先？」我喺Whatsapp問啊晴。

「可以啊。」佢覆我，但冇講Clover喺邊。

然後，我就去咗沙田圍，因為佢今日要返學，而根據佢間學校嘅地理位置，我估佢會嚟呢邊搭車。

唔好問我點解知佢邊間學校，佢喇嗰陣跌咗張學生證出嚟。

我七點到，之後就Send咗個Whatsapp比佢。

「佢幾點到？我到咗啦。」

「佢話佢同佢個Friend去食個飯之後Check in擺低嘢先。」

「好。」

Wait a minute，呢件事唔太對路。

「Check in」？咩事？

我有少少心急咁打字：「佢同邊個住？」

然後，我又Del返句嘢。

第一，人哋同邊個住酒店關你咩事，人哋又唔係你邊個。

第二，你個死人雙魚座唔好FF咁多啦，現實邊有咁多狗血劇情。

我喺石壘坐低，望住啲男男女女一對對咁行過，然後一陣陣風吹埋我到，加埋眼前見到嘅嘢，真係凍到懷疑係去咗北極。

一個鐘過去，冇消息。

兩個鐘過去，都係冇消息。

唔係比人放飛機呀嘛？

十五.

「點算，佢人好似唔見咗。」我喺Whatsapp問啊晴。

「屌你老母，你係咪蠢鳩架？」

「吓，咩呀？」

「你直接問佢啦。」

「唔會好煩咩？」

「屌你問啦。」

我方再講落去，轉咗去IG DM Clover。

因為佢仲未Accept Follow嘅關係，我嘅message應該會喺「陌生信息」裡面，所以佢根本唔會揷入去睇。

「IG冇覆，點算？」我問啊晴。

「其實你係咪真係傻架？」佢覆我。

「吓，咩事？」

「其實Group淨低嗰個佢嚟。」

「吓！？」

我有少少如夢初醒嘅感覺，不過好彩我方喺Group講啲咩奇怪嘅嘢。

我揷入Whatsapp，將Group裡面淨低個電話Set咗聯絡人。

我先打咗「Clover」，諗咗諗之後就喺後面加咗個三葉草Emoji。

「你喺邊呀？」

「灣仔。」

「吓，你唔係返學咩？」

「係呀，你喺邊？」

「沙田圍。」

「咁你過嚟？」

「好。」

覆完佢，我就急急腳行返去搭地鐵，因為沙田圍去灣仔都幾遠下，一間遲過佢到就柒。

嚟到灣仔，佢都冇搵過我。

呢件事有好有唔好，好嘅就係我早過佢到，唔好嘅就係...

佢可以搞咁耐都未落嚟，好似唔太對路。

我深吸一口氣，然後同自己講：「唔好FF咁多啦屌你個啊熙。」

十六.

「你行得未？」我喺Whatsapp問佢。

「而家落緊嚟，你去C出口等我。」佢覆我。

我行到出C出口，然後企咗喺條柱後面一直攞個頭，勁驚個頭唔好睇。

攞咗一輪之後，我突然諗到一個問題。

佢會唔會要買飛？然後...

我就買定咗張去中環嘅飛。

我望住手錶上嘅秒針，佢好似越跳越快咁，就好似我嘅心跳一樣。

C出口落嚟嘅樓梯傳嚟腳步聲，然後我就好似啲小學生咁突個頭出去偷睇。

但好可惜，唔係佢，亦都好慶幸唔係佢，因為我仲未Ready。

我慢慢調整呼吸，但係無論我用咩方法都好似冇咩進展。

然後...佢到咗。

當然，唔止佢一個，仲有佢兩個Friend，一男一女。

「你洗唔洗買飛？」我將隻手隊落褲袋，準備好似拔槍咁拎張飛出嚟。

「唔洗，但我要增值。」佢行向客務中心。

我趁佢唔注意，走埋一邊將張飛搵落垃圾桶。

「做多咗啦。」我細聲同自己講。

我跟住佢哋上車，一句嘢都冇講，而佢哋就喺到傾緊佢哋嘅嘢。

嚟到中環，佢終於問我嘢。

「你有冇做快測？」Clover問我。

「做咩？」我唔明佢問嚟做咩。

「冇快測唔入得。」

聽到呢到，我即刻慌撚咗，已經做好曬炒車嘅準備，不過好彩有人幫手搞掂咗，我哋都好順利咁入到場。

十七.

入到場，我哋就直接逼咗入個場嘅中間。

然後，我哋嘅隊伍又多咗兩個人，兩個男仔。

我知道我跟住落嚟嘅問題好冇禮貌，但我真係忍唔住問。

「佢兩個邊個嚟？」我睇Clover耳邊問。

「一個係組爸，一個係佢叫過嚟玩下場嘅。」佢答我。

Okay，好似冇咩特別...

Wait a minute，好似有出事嘅感覺。

「組爸」？我諗起某個IG投稿Page嘅投稿內容。

「組爸...我女朋友。」

「組爸...我鍾意個女仔。」

呢啲就係我諗起嘅標題，當然仲有更負面嘅，但我唔太想諗落去。

喺我有少少灰心嘅時候，我諗起我啊爸教我嘅嘢。

...

..

.

「啊仔，老豆依家教你溝女，同我聽撚住。」佢拎住罐啤酒。

「你講啦。」我打緊機，有少少唔想理佢。

「溝女呢家嘢，唔好同我搞咁多嘢，拖落去、攞過去，就掂。」

「點掂法。」我Hea佢。

「咪一齊囉屌你。」

「咁如果冇一齊呢？」

「一係比人攞，一係差館見。」

「又去差館，唔好啦。」

「你成日都去架啦，屌你同我講經。」

「好似...又係。」

好，我呢個街童駁唔到。

...

..

.

十八

我諗咗陣，然後一手搭咗落佢膊頭。

佢Keep住跟住個音樂喺到跳，好似唔知我搭住佢膊頭咁。

喺我準備縮手嘅時候，佢捉實咗我隻手。

「攞住我。」

我將隻手拉落去佢條腰到，攞住佢然後用手背頂住枱角。

「喂。」

音樂好大聲，但我隱約聽到佢叫我。

佢矮我一個頭，我低頭望住佢：「做咩？」

佢冇講嘢，一嘢扯咗我個頭落去，然後...

佢個嘴好軟、佢啲口水好甜。

「我哋...而家？」我問佢。

佢望住我，擰咗擰頭。

吓？咩...咩呀？

跟住落嚟發生咩事，我已經唔想知、唔想理，因為我個腦已經好亂。

時間嚟到兩點，間鋪要收，我哋都要散場。

唔習慣人多嘅我完全唔知點搵條路行出去，迷茫咁企咗喺原地。

喺我好似蕩失路嘅小朋友咁呆咗喺原地嘅時候，佢捉住咗我隻手。

「行啦。」佢同我講。

佢就好似大姐姐咁拉住我，而我就好似咩都唔知嘅小朋友咁跟住佢行。

啊...係戀愛嘅感覺，但係...點解佢擰頭？

「我走先啦。」我想逃離現場整理下思緒。

「我哋Book咗房啦，唔好搞咁多啦。」佢同我講。

我諗咗諗：「咁行啦。」

當係去Confirm一下都好，我係咁諗。

十九.

我哋行出大馬路，等咗幾分鐘就已經有小巴到。

我哋加埋總共六個人，一個肥仔、一個組爸、佢兩個Friend同佢仲有我。

因為架小巴原本已經差唔多坐滿，得返兩個連位同兩個單丁位。

佢哋就好似一早安排好曬咁，一上車就已經極速坐好，淨返個連位比我同Clover。

雖然唔知你哋有冇夾過，但我喺呢到向你幾位表達最崇高嘅敬意。

Clover坐咗去窗邊，而我就坐喺佢隔離。

我偷望佢一眼，見到佢已經瞓着咗。

小巴開車，一離站就準備左轉。

根據物理定律，佢一定會跌向我呢邊。

佢慢慢向我呢邊跌過嚟，我遞高隻手準備接住佢，然後...

佢就咁瞓咗落我大牌到，而我就放返隻手落去搭住佢膊頭。

根據紅Van冇人即衝嘅原則，我哋好快就到站。

我輕輕拍咗佢幾下，佢醒咗之後就即刻彈起身跟住我哋落車。

我哋嚟到酒店房，呢間係兩人床房，我第一個跳咗上床，然後Clover就瞓咗喺我隔離。

「不如玩Game？」組爸坐咗喺床邊。

其實我估到佢會咁講，因為如果唔係想要下下場，佢跟嚟做咩？

二十.

我哋擺好嘞嘢之後，組爸就開始教我哋玩各種Ocamp game。

而喺呢個過程中，我都知道曬大家叫咩名。

組爸--Abbott、肥仔--Edmond、佢個男仔Friend—啊樂、佢個女仔Friend—Katy。

另一樣我哋都知道咗嘅嘢就係...Edmond係蠢鳩架。

正常一個低智商嘅人(唔包括智障)玩Game最多都係輸姐，佢竟然...

連個規則都聽唔搵明啊！

你以為我哋特登玩埋啲咩好複雜嘅Game然後喺到蝦弱智？

唔搵係呀！佢合理眼指人，被人指啲個出句聲然後估佢係邊個咋！

咁搵簡單嘅小學生Game，你估下佢搞錯幾多次先識玩？

六次。係六次啊！

喺我躁到仆街嘅時候，Clover突然幫我同佢自己凹被。

「你唔係話好熱咩？」我問佢。

「唔好問咁多。」佢喺我耳邊講：「幫我除Bra。」

我諗咗諗，覺得反正又唔係除衫，我忍得住。

然後我伸咗隻左手過去，用兩隻手指就咁一「啲」，個Bra扣就咁比我解咗。

好快，但成件事好似有啲怪。

我個腦突然「叮」一聲，我知道邊到怪喇。

仆街我咁樣嚟個單手解扣，佢會唔會以為我好熟手架？

二十一.

「對唔住！」我決定道個歉先。

「吓，做咩道歉？」佢問我。

「我喺咁...」我唔係好想直接講。

「你講。」

「我喺咁單手除Bra扣搞到我好似好熟手咁。」

「冇事啦，小事。」

「吓？」我有啲唔明點解佢會覺得係小事。

「姐姐我廿一歲喇，有咩字見過。」

如果係咁，佢覺得無咩嘢都唔出奇，所以我都有再問落去。

我哋繼續玩Game，而佢玩玩下竟然伸咗隻手去我下面！

佢摸咗幾嘢，我已經有少少頂唔順想嗌出嚟。

冇錯，我係M底，仲要係好撚M嗰種。

具體啲形容就係...我鍾意比人擱。

我一路忍住，扮曬無事咁繼續玩Game，但內心已經好想佢直接坐上我到。

玩到咁上下，Abbott見大家都劫，佢都有再開Game。

「差唔多喇。」Abbott企咗起身：「但係張床冇咁大，要走一個。」

佢講完，我哋所有人都即刻望住Edmond，佢應該知要點做。

我絕對唔係歧視On9，而係佢真係好撚大份。

我哋沉默咗幾秒次後，Edmond終於開聲：「我要返屋企。」

好彩，佢都蠢唔曬，知道發生緊咩事。

二十二.

「咁你返去小心啲，Bye Bye。」我同Edmond講。

「呢頭係危少少。」Abbott攞咗攞下巴：「我哋送佢去搭車啦。」

「全部一齊去好似又唔洗。」Abbott伸咗隻手出嚟：「我哋猜人送佢啦。」

Abbott望咗大家幾眼：「包，剪，搽！」

唔知佢哋係眼神交流咗定點，畫面異常地整齊。

兩個剪三個包，而我都出咗剪。

要留低嘅係我同Clover仲有Katy，我都唔知咁樣係好事定壞事。

我哋三個攤咗喺床上面，然後喺佢哋準備出去嘅時候...

「等埋我，我要落去買嘢食。」Katy嗌住佢哋。

講完，佢就咁跳咗落床，然後將對腳插咗落對鞋到，連鞋帶都未綁就衝咗出去。

呢一嘢好明顯係做比我，但係...

我唔知點接，亦都唔係好想接。

我原本諗住兩個人就咁靜靜地攤喺到，但係又好似好尷尬。

諗咗一陣，我決定要比佢睇下我寫嘅嘢。

「你想唔想睇下我寫嘅嘢？」我問佢。

「可以啊。」佢轉身望住我。

我拎部電話出嚟揸開某黃色Icon嘅小說網站App，然後遞咗部電話比佢。

佢揸開其中一個故嚟睇，而我就喺隔離等佢嘅Feedback。

過咗陣，佢比返部電話我：「其實唔錯。」

第一次比人讚，唔係好知點覆佢。

之後我哋繼續傾計，但我已經完全唔知佢講緊咩。

我嘅性慾話比我聽我需要做啲嘢，但我嘅理智話比我聽另一樣嘢。

「你要溝佢，唔係食佢，你老味同我忍撚住。」

二十三.

性慾同理智一直喺我個腦裡面大戰，直到佢哋送完Edmond返嚟。

「馴啦。」Abbott放低個袋。

講完，佢哋三個就爬咗上床。

一張雙人床，根本冇可能夠五個人平攤。

啊樂同Katy打側個身攞埋咗一舊，我見到之後都馴落咗少少，將個頭埋落去佢心口到。

佢攞住我，我感受到嗰種我好想要嘅安全感。

嗰一刻，我就好似變咗隻狗咁。

將自己比喻做狗好似係一個貶義詞，但我好鍾意呢個「做狗」嘅感覺。

我就咁樣係佢溫暖嘅懷抱裡面，得閒就用啲頭髮拉下佢，好快就馴着咗。

另一日，我早過佢起身。

我抬頭望住佢馴教個樣，真係有嗰種好靚嘅感覺，唔係因為佢冇落妝，係朝早晨光照落嚟嗰種Buff。

晨晝我哋終於起曬身，就出咗去銅鑼灣飲茶。

其實我仲有少少宿醉，唔係好清楚自己做緊咩。

食完個飯，佢哋都各自返去，而我就送Clover返屋企。

我同佢都好似未馴醒咁，成程車都冇咩點講嘢，直到我哋返到淺水灣。

「我唔洗咁早返去，有咩想做？」佢問我。

二十四.

我真係諗唔到有咩做，諗嚟諗去都只係諗到飲酒。

「飲酒？」我問佢。

「都可以啊，海旁有幾間Bar，而家仲有Happ Hour優惠。」

「咁你帶路啦。」

佢行嚟我前面，帶住我去到一間嚟海邊嘅Bar。

「我唔知有咩好飲，你睇下你飲咩就嗌多杯啦。」我同佢講。

「咁兩杯Old Fashion啦。」

幾分鐘後，兩杯Old Fashion上枱，我完全唔知佢點溝出嚟，老實講有少少驚。

第一啖飲落去，其實好甜，應該唔會出事。

飲咗一半之後，我Feel到越嚟越烈，而我都越嚟越唔想飲。

我偷望咗佢一眼，佢好似等緊我飲完咁。

無計，頂硬上。

我頂硬上飲曬杯嘢，埋單之後就同佢行咗嚟海邊坐。

原本行過嚟都冇咩事，一坐低啲酒精就開始上腦。

佢趁冇人摸咗我下面一下，我就即刻好似跳撚咗掣咁。

「你係咪想？」我問佢。

「驚你呀。」佢拎部電話出嚟。

我以為佢講下，點知...

「搞掂，行得。」佢Show個電話畫面比我睇。

佢真係Book咗，咁我都冇得唔行。

就咁，我哋又搭車返出去。

二十五.

嚟到酒店，我哋兩個除咗鞋就攤咗喺床上面。

由錫，去到揭起佢件衫啜Lin，然後...

佢瞓着咗。

我冇理佢，繼續好似狗仔飲奶咁啜佢粒Lin。

過咗陣之後，唔知係我整到佢定我太勁，佢扎醒咗。

「你比我瞓啦。」佢推開我。

Okay，边都喺嘅，琴晚五個人逼一張床邊瞓到。

我瞓喺佢隔離揸咗陣電話，忍住唔掂佢。

IG一路碌，碌到冇嘢睇，之後...

我真係忍唔住喇。

我係銀包拎出老母一早為我預備嘅套，估唔到真係有備無患。

我拉低條褲將個套笠落我已經起咗身咗好耐嘅兄弟，然後爬咗去佢前面。

我度咗一下位，然後就插咗入去。

我郁咗幾下，佢呻吟咗幾聲之後就起咗身。

「你做緊咩呀？」佢眯住眼咁望住我。

「咪嗰樣嘢囉。」我繼續郁。

過咗陣，佢就將我推落張床到，然後坐喺我上面。

「聽講你M架啲，點可以壓住我架曳狗？」

講完，佢就開始郁。

呢個姿勢真係好撻正，同理佢...

真係好撻緊。

啱啱壓住佢Hold咗成四個字，而家佢郁咗幾下我已經頂唔順。

二十六.

我合理眼，開始喺心裡面唸經。

仆你個街，啊承你到底係咪撚鳩我，唔係話唸經可以增加持久力嘅咩？

我推開佢：「我唔得喇，要射啦。」

佢一碌去隔離，我就即刻射咗。

我除套搽落垃圾桶，之後就瞓喺佢隔離。

我拎佢對波當係枕頭咁擺個頭上去：「Sorry。」

「做咩又講對唔住啊？」佢好似摸狗咁摸我個頭。

「冇呀，好似太快。」我有少少內疚。

我唔在意時間啫，話唔定佢在意呢？

「邊有，你啱啱Hold咗四個字喇喎。」

然後，我開始亂講嘢同嘆氣，因為我個腦開始比另一樣嘢煩緊。

「你搞咩呀？」佢問我。

我覺得...要講出口。

「你搞咩呀？」佢再問一次。

「唔好再問喇，再問就係想溝你。」我衝口而出講咗句咁嘅嘢。

「咩話？」

我合理眼，鼓起勇氣再開口：「唔好再問喇，再問就係想溝你！」

佢沈默咗一陣：「床上夾唔夾我試完喇，個人夾唔夾就要再了解下。」

「哦...」我扮明咁抓咗抓頭。

我都唔知呢句嘢係只有字面意思，定係有咩深層意思。

二十七.

「我哋去沖涼？」佢問我。

「你沖先？」我攤喺床上面聖人模式緊。

「吓，我Expect一齊沖架喎。」佢起身：「浴缸咁大可以一齊浸。」

未試過浸浴，未試過同女仔一齊沖涼，更加未試過同女仔一齊浸浴。

簡單啲嚟講，好攞緊張。

佢去咗沖涼房開水，而我就繼續坐喺床上面聖人模式，同埋等佢開好水，仲有調整下個心情。

「喂，搞掂喇，入嚟啦！」佢喺沖涼房嗌出嚟。

我除淨條底褲，然後行入去，佢嘅身材就咁展現曬係我眼前。

34D，唔係纖腰但恰到好處，呢兩個已經夠重點。

「你做乜鳩啊？」佢坐喺浴缸裡面揸住嘴笑。

「吓，有咩問題？」我完全唔知發生咩事。

「你唔除，係想連埋條底褲浸？」

好似...又係。

我除咗條底褲，然後坐喺佢對面。

我感覺呢一切都嚟得好快，由我第一眼見到佢，去到我哋而家坐喺大家對面一齊浸浴，都只係過咗三日。

呢一切都好唔真實，但我享受呢一刻。

浸咗陣，佢突然開口：「我想洗頭。」

「我幫你洗？」我問佢。

「好。」

講完，我就行咗去佢後面。

我較咗下水溫，然後就沖濕佢個頭。

我腳咗啲洗頭水落手，然後...

我唔係好想幫佢洗。

二十八.

唔想幫佢洗唔係因為我唔想郁手，而係我好攞鍾意人類最天然嗰隻味。

講唔講好呢？唉，都係算啦，我呢個諗法太奇怪喇。

頭都洗濕咗，照洗啦。

我慢慢將啲洗頭水掙落佢個頭到，然後按摩下佢個頭，最後沖水。

我用毛巾幫佢抹咗抹頭，然後包住佢個頭：「行啦，去吹頭。」

佢起身行出浴缸抹身，然後就行返出去坐咗喺梳妝枱前面。

我抹乾身着返底褲行出去，然後就喺櫃桶拎咗個風筒出嚟。

我坐喺佢後面，一邊順佢啲頭髮，一邊吹乾佢。

「其實你第一眼望到我有咩感覺？」我突然諗到呢個問題。

「MK仔、PlayBoy、想呢蝦條。」佢好直接咁講。

我想唔認，但我個造型就係似呢種人。

「有冇個好少少嘅形容詞嚟聽下？」

「好似...又冇。」

我有少少失望，但其實都預咗。

「好啦，吹乾啦。」我收返個風筒：「其實我唔係啲咁嘅人。」

「點講法？」佢跳上床。

「嗰日你醉咗，真係想搞嘅會做咩？」我反問佢。

我馴喺佢對波上面，佢攞住我。

「我都冇醉。」佢喺到掃我背脊。

二十九.

「我而家知，但嗰陣唔知呀嘛。」我有少少無奈。

「好似又係。」

「如果我真係PlayBoy，又真係想食你嘅話，我就唔會攞住你坐成晚啦。」

「但係你唔係有摸我咩？」佢問我。

「邊有。」

冇醉曬，都有少少醉啦，博返個大霧先啦。

「從實招來。」

好，柒咗，柒曬。

「係，我有。」我有少少內疚：「Sorry。」

「冇事啦，你好乖架喇。」

我用頭拉咗拉佢，好似狗仔比人讚完之後咁。

「好啦，馴啦乖狗。」佢摸咗摸我個頭。

佢搭住我，我攞住佢，呢種感覺除咗幸福，我諗唔到第二個字嚟形容。

我好快就馴着咗，繼續睇夢裡面搵佢。

我同佢喺條街到行，之後入咗一間賣手工嘢嘅鋪頭。

我拎起貨架上邊一個狗骨造型同一個柴犬造型嘅髮夾：「呢個啱你唔！」

「咩呀，明明你先係狗。」佢反咗個白眼。

「咁你咪即係將我戴喺你個頭上面？」

「好似又係。」佢拎住兩個髮夾：「咁...」

我直接搶走兩個髮夾：「唔好諗啦，買啦。」

講完，我就直接衝咗去收銀台比錢。

然後...

我就醒咗喇，佢叫醒咗我。

三十.

我醒咗之後走去刷咗個牙，執返個人樣出嚟之後就行咗返床。

「起身啦，要遲到啦！」我坐喺床邊搖佢。

我就咁坐喺到搖咗佢半個鐘，搖到我有少少想放棄返學嘅時候，佢終於起咗身。

佢好快就着好衫，而我就除咗件恤衫披喺佢身上，同埋拎咗佢對鞋過嚟床邊。

佢件衫太露喇，同埋咁樣行出去一定凍死佢。

「你淨係着件黑色打底返學唔會好怪咩？」佢問我。

「你着呢件返學好咩？」我反問佢：「着住啦，唔好凍親。」

講完，佢就着好咗件恤衫，而我就踏低幫佢着鞋。

我綁好兩個靚靚嘅蝴蝶結然後企返起身：「行啦。」

我哋兩個拎齊嘢衝落樓Check Out，因為我哋兩個都就嚟遲到。

佢要去巴士站，而我要去地鐵站，中間一齊行嘅路大概只有五分鐘。

拖？唔拖？

喺我仲未落到決定嘅時候，佢已經衝咗上車。

我望住自己隻右手：「唉，你做緊乜鳩呀？」

明明拖落去就係，你怯咩呀？

唉，唔理喇，我信仲有機會嘅。

三十一.

我一踏入學校範圍，就比方圓十里嘅所有人汪視。

到底搞咩，唔通我唔記得拉褲鏈？

我摸咗摸條褲鏈，係有拉到站架。

咁到底點解個個都望住我？

唉，唔理咁多喇。

我耷低頭一直衝，直到我返到課室。

我一坐低，咩都唔理就直接開電腦寫文。

「喂，你條頸搞咩？」我個FD行咗嚟我隔離。

「吓，咩呀？」我問佢。

「一間放煙Break我影比你睇。」

講完，佢就返咗埋位。

而我就完全無心寫文，呆下呆下就到咗放煙Break嘅時候。

佢衝出課室，而我就喺佢後面跟住。

我哋嚟到校門隔離嘅吸煙區，佢已經拎定電話準備。

我點煙，而佢就拎住部電話圍住我行咗兩個圈。

「喂，你搞咩呀？」我完全唔知佢做緊乜鳩。

「你叫我影呀嘛。」

講完，佢就將部電話擺喺我眼前。

佢圍住我條頸拍咗條片，而成條片個重點就係...

我條頸有一圈咖哩雞，仲要每一個都好大啖。

「喂，你戴佛珠啊？」佢忍住笑咁講。

「唔係呀，啤酒敏感起風癩。」我作咗個連狗都唔信嘅大話。

「你話點就點啦。」佢笑到差啲連煙都跌埋。

三十二.

「唔好笑啦大佬，重手咗少少啫。」我有啲無奈。

「好啦好啦，唔笑唔笑。」我個FD吸咗大大啖煙，然後終於停到笑。

「我好迷。」枝煙到底，我完全唔知自己食緊乜鳩。

「睇得出。」佢將我手上嘅煙拎走，彈落地下：「熄撚曬都有得你吸。」

「有冇咩意見比到我啊葉師傅？」我準備講發生咗咩事。

「得，聽我講。」佢無諗住比我講落去：「順住行落去就得啦，唔識就咩都唔好講，等佢搵你。」

「吓，認真咩？」講真，我0信。

佢嘆咗啖氣：「傻仔，你哋做咩嚟呀？」

我諗住開聲，但係比佢打斷咗。

「唔洗講，你失蹤咗成晚，心照啦。」

「你有搵我咩？」我睇咗睇電話。

好，真係有，電話定Whatsapp都有。

佢反咗個白眼：「佢無嘢會唔會無啦啦搵你搞啊？」

「我鬼知你哋啫。」

「人哋一開始就坐你隔離喇。」佢個白眼已經反到去後腦：「為乜都唔係直接搵你啦，搏洗眼咩？」

好似比佢講到好衰，但...

駁唔到。

「唔洗諗咁多，等佢出手你再接就得。」佢拍咗拍我膊頭。

「明曬。」

講係咁講，但我都係覺得佢唔會主動出手，不過...

都係聽佢講啦，因為我自己都知自己0識。

三十三.

幾日後。

呢幾日我哋都冇咩幾句，不過聽葉師傅話佢咁忙好正常，咁我都冇點介意。

今日放學返到屋企，我照舊開電腦寫嘢。

寫咗一行，睇電話，冇搵我。

好似有聽過佢話今日係出去玩，應該冇咩要忙架？

應該臨時有嘢要忙，我都忙下先啦。

寫多幾行之後，個腦開始有少少卡卡地，都係啱下先。

不如打機？

我開Discord睇咗睇...

半個人都冇。

咁不如...搵佢？

我拎起電話，然後...

「食飯喇搵樣！」我老母推開我房門。

我摸下個肚，又真係有少少餓。

我掙低電話衝出廳，有咩事食完飯再講。

「愛我別走。」

電話響，我即刻衝入房。

「喂，食條菜啦，你冇屎屙喇。」

「得喇，傾完單大生意先啦。」我門房門。

係Clover打嚟，我聽咗電話之後清咗清喉嚨：「做咩呀？」

「我喺學校啊，一間食完飯嚟搵你？」佢啲到好嘈，但無阻我聽佢講嘢。

「好啊。」我抑制住內心嘅興奮。

「咁我一間再Whatsapp搵你啦。」

「好啊。」

講完佢就收咗線，而我就即刻衝入廁所剃鬚。

剃完鬚行出嚟，我老母好驚訝咁望住我：「你搞咩呀？癡咗線。」

我冇理佢，直接返房換衫。

三十四.

啱啱換完衫，電話就即刻響。

「邊個站落？」佢問我。

「廣福。」我答佢。

「咁好快到架啎。」

「係啊。」

我知啊，所以我即刻衝出去換鞋。

我着好鞋出去大堂，然後部上嚟嘅時候層層都停。

大佬啊，唔係趕時間先嚟搞啲咁嘅嘢呀嘛？

我有一刻衝動想跑樓梯落去，但係諗起我從來冇合格過嘅體育科，我覺得...

搭點都快過我跑。

一出，我就收到佢Whatsapp。

「我就到啦。」

仆你個街，我離個巴士站仲好遠，司機揸慢少少得唔得？

我向住巴士站開疾步，為求快過佢到巴士站。

喺我準備跑上天橋嘅時候，電話再次響起，我喺樓梯坐低，然後拎出嚟睇。

「我到咗喇，你喺邊？」

佢就喺我對面個巴士站，喺我諗住覆佢嘅時候，佢打咗比我。

我瞬間抖順條氣，然後聽咗。

「你喺邊呀？」佢問我。

我企起身揮手：「你望下對面。」

「你...好似鸚鵡仔。」

我可以見到喺我對面嘅佢笑到彎曬腿腰，證明我呢個行為真係好鳩。

「你唔好笑住先啦。」

講完我就Cut咗線，然後轉身跑上天橋，佢都搭電梯上嚟。

三十五.

天橋裡面嘅光管灑落柔和嘅白光，天橋外面嘅街燈散發住零落嘅淡橙色燈光。

「呼...」

天橋下面有零星嘅車駛過，引擎聲由細聲變大聲，最後消失喺寂靜嘅黑夜之中，就好似每一個平凡人嘅平凡一生裡面平凡嘅過客一樣。

由陌生到熟悉，最後又離座。

天橋裡面只有我同佢，我哋對望一眼，然後慢慢走向對方。

平日覺得哽耳嘅車聲，呢一刻成為咗我哋呢一幕最簡單但又最適合嘅背景音樂。

我哋嚟到對方面前，佢等緊我講嘢，但我怕醜到半句嘢都講唔出。

兩個人你眼望我眼，半粒聲都冇，情況有啲尷尬。

不如...我開聲先？

「你想去邊？」

「你想去邊？」

我哋喺同一時間，問咗同一個問題。

我哋完全忍唔到笑，喺天橋裡面大聲咁笑咗出嚟。

佢吸咗啖氣，平伏返心情：「我冇嚟過大埔，你帶路啦。」

「買少少酒去海旁？」我問佢。

「好啊。」

「咁行啦。」

講完我就轉身開始行返落去，而佢就喺我後面跟住。

買完酒嘅我帶住佢喺只有街燈微弱橙光照亮嘅街道穿梭，好快就嚟到海旁。

三十六.

我坐喺石壘上面望住個海，而佢就坐喺我隔離。

我哋兩個都冇講嘢，我靜靜咁飲酒，而佢就靜靜咁望住個海。

呢一刻嘅我哋，靜到可以聽到對面岸啲大媽鳩叫。

好尷，唔知講咩好。

「叮！」

我部電話響咗聲，打破咗呢個寧靜嘅環境。

「邊個咁夜搵你？」佢問我。

我喺後袋拎咗部電話出嚟，係我個Friend嘅Discord Group@曬所有人。

「入去？」我問佢。

「可以啊。」

我入Discord，然後開擴音。

Group裡面有我四個Friend，一個係啊嫂，一個係我女仔Friend，叫啊希，另外兩個就係我去咗台灣讀書嘅好兄弟，一個叫啊生，一個叫啊言。

「喂，搞咩啊。」我問佢哋。

「你唔喺屋企。」啊生淫笑咗聲：「喺邊啊？講嚟聽下。」

「唔喺屋企啊，喺海旁。」

「一個人？」

「係呀。」

「唔似你喎，平時你成張床都係女。」

Clover聽到呢到，忍唔住笑咗。

「把聲邊個嚟？」啊嫂問我。

我望住Clover：「嗯...我個女仔Friend。」

「你有女仔Friend架咩？」

「我淨係聽過你有女朋友咋喎。」啊希再補一刀。

我都已經唔知點覆佢咗，只可以好尷尬咁喺到笑。

三十七.

佢哋繼續吹水，而Clover就繼續笑，完全無視咗我嘅存在。

「講少句啦，我咩形象都無曬喇。」我喺到作出無謂嘅掙扎。

「喂喂喂，大家靜咗先！」啊希爆曬咪咁講。

「係，想點？」我問佢。

「今次唔做鳩你，今次我要問鳩你。」

「咁你問啦。」我有少少無奈。

「佢笑得咁開心，你兩個又夜媽媽坐海旁。」佢用力吸咗啖氣：「到底一齊咗未先？」

我唔知點答，亦都唔夠膽答。

我望住佢，等緊佢比出一個答案。

佢望住我，沉默咗幾秒，然後就馴咗落我大牌到。

佢搶走我部電話：「一齊咗喇，一齊咗喇。」

佢一講完，成個Discord就充斥住歡呼聲同埋「幾時請食出Pool飯？」呢句嘢。

「走先喇，下次再講。」我覺得有少少尷，就快快手撇走咗。

「我哋返去？」我問佢。

「差唔多喇。」

「返淺水灣？」

我會咁問，係因為我聽過佢講話有時會去親戚屋企住。

「唔係呀，返調景嶺。」

「等我一陣。」我開電話睇咗睇：「行啦，我知邊到有通宵小巴可以返九龍灣比你轉車。」

「好。」

我起身之後就拉埋佢起身，然後拖住佢隻手行去小巴士。

沿路我有咩幾句，因為我仲未消化到。

我以為仲要一段時間先會發展到呢個位，點知一入Discord就比人助攻到一齊埋。

開心係開心，但我完全招架唔住。

三十八.

我哋嚟到喺橋底個小巴士，但係個小巴牌上面冇個架通宵小巴嘅號碼。

「冇喎。」我嘆咗啖氣。

「咁我哋仲有咩搭？」佢問我。

「我知大埔墟有另一個站。」

「咁你帶路啦。」

其實通宵小巴好多時都唔會寫喺個小巴牌上面，而我哋要搭呢一架都唔例外，我只不過想同佢行多陣啫。

喺無人嘅街上面，只有我同佢。

我放慢腳步，而佢就喺我後面跟住。

明明都已經一齊咗，但唔知點解我都係好怕怕羞羞，好似A0仔喺出Pool咁。

我越行越慢，步速同八字頭啊伯差唔多，就係為咗延長同佢行呢一段路嘅時間。

十五分鐘嘅路程，就咁硬生生比我拖咗成半個鐘。

行路階段完結，進入等車階段。

我哋兩個人都未企定，一架小巴就停咗喺我哋面前。

「呢架喺唔喺？」佢問我。

我冇答佢，諗住詐傻扮懵扮唔知然後等下架，點知佢一嘢就衝咗上去拍車門。

車門打開，佢即刻開聲問司機：「係咪返九龍灣架？」

「係呀！」

司機答完佢，佢就轉身我上車。

事到如今，我都冇可能叫佢行返嚟等下架，唯有死死地氣咁過去上車。

三十九.

小巴再次開車，車速喺深夜冇車嘅馬路上面高速爬升，行完一條直路已經嚟到九十幾，同我嘅心跳一樣。

點解小巴限速八十但係可以上到九十幾？呢樣嘢我決定交返比我揸小巴嘅朋友嚟解釋。

...

..

.

「喂，啊金。」我擺低酒杯。

「做咩啊？」佢飲曬淨低嗰半杯：「你一擺低杯，通常都係有嘢要問我。」

「醒目。」

「想問咩啊死仔？」

「我想問點解小巴明明限咗速八十，你哋仲可以踩到九十、一百？」

「唔比你直接踩過八十啫，可以拎起隻再踩過架嘛傻仔！」

「吓？」

「屌你！人哋都有話唔比你踩油，係唔比你直接踩上去咋嘛。」

「唔明。」

「個世界可以格硬嚟架嘛，如果唔係點會用強姦犯。」

「大概明，但係有冇個好少少嘅例子？」

「我初頭以為小巴限咗速會好撚苴，點知後尾發現限完速仲勁咗。」佢揸住個空氣軟盤：「轉個彎，仲有得玩二段變速。」

「你好似又有第二個道理想講。」

「梗係啦屌你，我好撚有文化架大佬。」

「你讀好高書嘅咩？」

「做人，最緊要唔撚係讀書，最緊要係有做嘢，同理比啲自信。」佢拎多杯啤酒，然後繼續講：「凡事都兩睇架，好似限速咁，向差個邊睇就慢咗，但向好個邊睇嘅話，有得玩埋變速咪仲刺激。」

「得，明曬。」

雖然我把口話明，但事實上都唔係好明，不過我知重點有兩個。

兩睇同自信。

四十.

小巴進入zone狀態，速度能力值增加一百，好快就嚟到九龍灣。

我哋兩個喺巴士站頭嘅櫈坐低，以兩個獨立個體嘅方式坐喺到。

即係冇挨住、冇攞住，乜鳩都冇。

我開始有啲劫，想搵啲嘢挨下。

我望住佢隻手臂，心諗：其實都唔係唔得。

然後，我攞住佢手臂，將個頭擺落去。

佢摸咗摸我個頭：「小狗狗。」

車到，我翹住佢上車。

上車之後我繼續攞住佢腳，做一個十八歲嘅小朋友。

我喺佢面前淨想做一個小朋友，或者咁講...

只有喺佢面前，我先有勇氣做返一個小朋友。

喺呢架通宵巴士嘅上層，只有坐喺最後排嘅我同佢。

簡單嚟講，我雙手想幾曳幾鹹豬都得。

但係喺呢一刻，我只係想享受佢嘅懷抱，聆聽佢每一下心跳，感受佢嘅體溫。

因為...

我唔知我可以留住佢幾耐。

應該係話，我唔知我有咩值得佢一直陪住我。

車到站，我落車送完佢返屋企就原路折返。

喺巴士上面嘅我就嚟馴着，然後我部電話響起咗Whatsapp通知聲。

拎出嚟睇，係Clover。

「你上咗車未？」

「上咗喇。」我覆佢。

「咁你返到去講聲啦。」

「知道。」

簡單兩句，但係我已經好開心。

我成日關心人咁返到屋企未，但係關心我返到屋企未嘅人，好似...

真係冇幾個。

四十一.

返到去都已經四點幾，佢都已經瞓咗。

我攤喺梳化上面，瞬間就瞓着咗。

然後唔知過咗幾耐，我醒咗，因為...

我跌咗落地下。

我拎起電話睇咗睇，點知已經到咗差唔多要出門口嘅時間，而Clover都Whatsapp咗我話差唔多返到學校。

我搭車返到學校門口，離遠就見到葉師傅喺垃圾桶隔離食緊煙。

「琴日點？收到風Clover去咗你個邊。」佢問我。

「我真係好想一直癡住佢，最好化身做一隻狗吊佢尾。」我點煙。

「你唔好搞啦。」葉師傅褪後咗步：「你咁搞好快分手。」

「吓，熱戀期日日見唔係好合理嘅咩？」

「幾多歲人啊？」

「有咩關係？」

「咁大個人拍拖就要比啲空間對方，唔好同啲小朋友一樣。」佢揷熄枝煙：「你有嘢做，佢都有嘢做，而且佢要做嘅嘢多你好多。」

的確，佢作為大學生，無論邊方面都好忙。

「嗯...」

「有咩想講啊你？」

「冇，上去啦。」

其實有，但係呢個問題應該唔大...我估。

搵佢？唔好啦。

搵佢？唔好啦。

搵佢？都係...好啦。

我掙扎咗好耐，終於喺放飯兼放學之前決定咗問佢要唔要食Lunch。

「一間食Lunch？」我喺Whatsapp問佢。

「我唔得閒。」佢覆我。

「Okay。」

其實預咗，但少少失落總會有。

「禮拜四可以。」

睇到呢到，我開心到連電話都跌埋，仲差啲鳩叫咗出聲。

我深呼吸咗幾下，平伏返個心情先拎返起部電話。

「咁禮拜四見喇！」

四十二.

轉眼又到禮拜四，係佢約咗我食飯咗日子。

一起身，我就諗起一個好重要嘅問題。

到底今日要食咩？

一係就唔諗起，一諗起就成個腦都喺到思考呢個問題。

食打卡Cafe？諗下自己咩職業、咩人氣同咩收入先啦。

食譚仔？我鍾意啫，無理由叫佢同我一齊食。

食M記？你估個個都係潮文女主角咩？無可能。

「叮！」

Whatsapp通知聲響起，我拎起一睇，問題瞬間解決。

「我哋今日去石門食。」

「食咩架？」我問佢。

過咗一陣，佢Send咗個嗰間餐廳嘅食評嚟。

食評唔係重點，因為我從來都唔睇食評，伏唔伏真係試過先知。

重點係間嘢叫咩名，間嘢叫串串川，所以我有合理理由懷疑間嘢係賣串燒。

「我哋今日去食串燒？」我扮曬醒咁問佢。

「我哋今日去食一鍋米線。」佢直接打臉我。

時間嚟到十二點九，距離放飯仲有三個字，而出面仲播緊片。

我仲要喺馬鞍山搭過去，再唔走就搞唔掂。

我舉手，Miss就行咗埋嚟：「咩事？」

「還掂你都播緊片，我走先？」我問佢。

「可以啊。」

聽到呢句，我即刻將啲嘢掃曬落袋然後衝落樓。

臨走之前，我都不忘企喺門口向Miss嚟一個九十度鞠躬。

Miss你係一個好老師，教育界欠你一個交代。

四十三.

我衝上地鐵站，架車都好配合地即刻到咗。

我衝上車，好快就嚟到石門。

我行埋一邊，然後拎部電話出嚟。

「你到邊？」我喺Whatsapp問佢。

過咗陣，佢就覆咗我。

「未放飯啊。」佢再補一句：「你到咗？」

「未呀。」

時間過得好快，就嚟十二點，佢都仲未...

「叮！」

佢Send咗個Whatsapp嚟。

「我放咗，而家嚟緊，你喺京瑞一期門口等我。」

好啊，最好快啲到，咁就可以...

比我見多你幾分鐘。

五分鐘後，未到。

十分鐘後，未到。

十五分鐘後，都係...未到。

差唔多到架喇，唔好咁心急啦。

再過多陣，差唔多踏半，但都係冇消息...

「愛我別走~」

電話響，係佢。

我聽咗個電話：「你到喇？」

「係呀。」佢再講：「你喺邊呀。」

我望過去門口個邊，見到佢企喺門口到轉嚟轉去咁搵我，好似啲蕩失路嘅細路女喺到搵媽媽咁，好得意但又好好笑，我一個唔小心就笑咗出嚟。

唔知係我笑得太大聲定佢真係搵到我，佢向住我呢邊行過嚟。

等佢行到嚟我面前，有樣好重要嘅嘢我一定要做，就係...

攞攞！

我舉高雙手準備好，但見條街咁多人，突然嚟個情人深深的擁抱好似太浮誇，就將雙手放低咗少少。

放低咗少少啫，應該都知嘅。

佢嚟到我面前，然後轉身：「行啦。」

我扁咗扁嘴，有一丁丁唔開心。

不過唔緊要啦，今日趕時間，下次補返就得喇。

四十四.

我跟住佢行，轉個彎就嚟到佢想食嗰間串串川。

我好快就用電話落咗單，而佢就仲睇緊。

「你咁快搵完嘅，嗌咗咩呀？」佢問我。

「冇咩特別，就係芽菜米線跟住麻辣中辣。」

「冇其他喇？」

「冇啊。」

我真係好鍾意食芽菜，而點解唔叫其他餸同嘢飲就係因為...

窮啊屌你。

食到銀包見底嘅飯係唔會開心架，只會一邊食一邊喊。

說時遲，那時快，香港人做嘢效率真係快，我哋兩碗米線都到囉。

佢個碗應該係過橋米線，成個鍋都係餸，而對比之下我個鍋就好少嘢，得嗰幾條芽菜。

因為我碗嘢真係好少，所以我好快就食完坐咗喺到搵電話等佢。

佢見我停曬手，就係咁夾嘢落我到。

「唔洗喇。」我夾返去。

佢再夾返嚟：「冇得唔食。」

「好啦好啦。」我見咁樣夾落去唔係辦法。

我一邊食，佢一邊講：「你要食多啲嘢先得架嘛，咁鬼瘦。」

「咁我驚你同我一齊瘦咗，比人話我冇比嘢你食啊嘛。」我講出我拍拖嗰陣嘅口頭禪。

「你咪諗咁多啦，成日掛住諗人，你自己瘦到成枝筷子咁。」佢繼續講：「愛人還愛人，記得都要理下自己。」

唔知點解聽到呢到，我有少少眼濕濕。

四十五.

我用手掙咗下隻眼，然後抬高頭眨咗下眼，將啲眼淚留返喺眼框裡面。

我好似真係從來冇諗過有人會關心我，好多時都係得我關心人。

個個都話人大個咗就唔應該再咁自我中心，應該要多啲關心人，但其實去到最後，最需要關心嘅唔係邊個，而係自己。

愛都係一樣，要學識愛人，首先要愛自己。

其實好多嘢都係一樣，你以為要唔好諗自己先，但其實應該要諗自己先。

「你做咩啊？」佢有啲唔知點反應：「做咩無啦啦喊啊？」

我擰咗擰頭：「冇呀，啲麻辣湯彈咗上眼嚟到啫。」

「你過嚟啊。」

我挨過去：「做咩啊？」

佢冇講嘢，淨係拎咗張紙巾出嚟輕輕咁擦我對眼，然後再用口吹咗下。

「咁樣冇冇好的啲啊？」佢微笑住咁問我。

我想講仲差咗...

我仲想喊過啫啫。

我吸咗啖氣，平伏返個情緒：「嗯。」

「快啲食嘢啦。」

我扒咗扒頭，然後又耷返低頭繼續食。

啲眼淚湧曬出嚟，喺個眼框到下下。

點頂啊大佬？我頂到最入你都叫到殺雞咁啦，你係咁頂我個淚點，點樣唔喊啊？

四十六.

我慢慢食咗幾啖，佢就拍咗拍我。

「做咩啊？」我問佢。

佢用電話Show咗個時間比我睇：「就嚟兩點喇喎，你唔洗返去咩？」

「唔洗啊。」其實要，但我唔想返去住。

「咁我一間陪你返去？因為我都要返馬鞍山。」

「好。」

我講就係一隻字，心裡面就係「好啊，最好跟埋我返去上堂，之後放學再去食夜晚，行多陣再去食糖水，最後送埋你返屋企。」

食完嘢嚟到地鐵站，我同佢企喺月台上面，佢喺到覆緊Whatsapp，而我就喺到望住佢覆Whatsapp。

拍緊拖嘅男人真係特別變態，睇住佢覆Whatsapp個樣都扯曬，如果個月台冇人真係揸鳩佢都似。

表面上我單純咁等緊車，事實上我內心默默地許緊一個願。

「港鐵你成日都壞，你今日可唔可以都壞下？」

我望過去顯示下班車幾時到個Mon到，只能講情況并唔樂觀。

「烏溪沙，即將到達。」

有少少失望，不過由佢啦，今日食個飯都夠開心喇。

上到車，佢就收埋電話。

「我一間要去醫院，你陪我等埋車先？」佢問我。

「好啊。」我摸咗摸佢個頭。

吓？無啦啦去醫院做咩？

四十七.

「你無啦啦去醫院做咩？」我問佢。

「冇啊，去睇我老豆咋嘛。」佢喺到揸電話。

哦，仲以為佢有咩事。

「咁你順便幫我問候下佢。」雖然一齊冇耐，但禮貌嚟。

「嗯。」

落車嚟到小巴士，我企埋一邊食煙，而佢就排隊等車。

車到，佢跟住條隊慢慢上車，而我就彈走枝煙睇住佢上車。

我見差唔多成車人都坐好囉，而佢就坐咗喺最後排雙人位嘅靠走廊位。

我向住佢揮手，但佢耷低頭揸緊電話，完全睇唔到我。

小巴開車，我繼續揮手，直到架小巴離開我嘅視線範圍，我先默默咁擺低手。

我慢慢行返去學校，返到課室已經係四點半，飯後嘅第一堂都差唔多完。

我一坐低，Miss就冇埋嚟：「你搞咩咁遲先返啊？」

「冇呀，食飯啫。」我直接講咗出嚟。

「仲以為你有咩事，有咩急事要搞先遲到我可以幫你剔返今堂有到。」

的確係，但唔可以係齋講，要有證明。

「食咩飯食咁耐啊？」喺最後排嘅葉師傅大嗌。

佢一嗌完，成個班房即刻起哄。

我比出一個尷尬而不失禮貌嘅笑容去回應各方嘅提問，同埋...

掩飾我真實嘅情感。

四十八.

我Send咗句嘢同佢講我返到學校，但佢冇覆。

兩個幾鐘後我終於放學，而佢都終於覆咗。

「啱啱睇唔到電話，而家同老豆返緊去。」

「嗯，我都啱啱放學，準備返屋企。」

「咁你返到去同我講聲啦。」

「好啊，你都係。」

我收埋電話，企喺煙灰缸隔離點煙。

我呼出一啖煙，灰色嘅煙喺空氣之中慢慢向上飄，最後飄散。

隨着煙飄散，我個腦出現咗一個問題。

「其實佢係咪真係鍾意我？」

呢個問題，我決定交比我堪比哲學家嘅小巴司機Fd解答。

我喺電話聯絡人到搵返佢，然後打咗個電話過去。

「我開緊工啊，咩事啊？」佢問我。

佢把聲好似準備劈友咁，都知佢返緊工。

「傾幾句？」我純粹行個流程問下，因為佢鍾意揸車嘅時候有人同佢傾計。

「我想問佢係咪真係鍾意我？」我問佢。

「做咩啊，唔係好Sweet Sweet嘅咩？」佢把聲極淫。

「都...算係嘅。」我講得有啲牽強。

「姐係唔係啦。」佢睇穿咗我：「咩事啊？」

「我今日...」

佢知我準備長篇大論，直接打斷咗我：「得你唔洗講啦。」

「得。」我選擇收聲。

「佢溝你點會唔鍾意你？」

好似又有道理，我真係冇溝過佢咁濟，係佢溝我多啲。

佢繼續講：「總之你就唔好咁多內心小劇場啦，唔好咁情緒化啦。」

「收到你。」

「係咁先啦。」

「Bye。」

乜我好多內心小劇場咩？乜我好情緒化咩？

是但啦，我唔知。

返咗成日學，係返屋企啲下。

四十九.

返到屋企，我鞋都未除就Whatsapp佢同佢講我返到屋企，見佢冇覆就去咗沖涼換衫。

沖完涼換完衫再返嚟睇，都係未覆。

我擺低電話：「唔得，我唔可以一直黏住佢、一直搵佢。」

我喺腦裡面搜尋咗一陣到底有咩可以做，然後就睇到我書架上有一本我未睇過嘅書。

「《字討苦吃》，我今日就睇曬你。」我拎本書落嚟。

我打開之後好快就睇完第一頁，然後開始睇第二頁。

「不用提醒也會想念你的人，才是愛你。」

巧合嚟嘅啫，唔會咁邪嘅。

我合理眼揭去另一頁。

「只是偶然被需要，何必每天在陪笑？」

仆你個街，孤泣你識讀心架？

我唔信邪，合理眼再揭去另一頁。

「他就只當是一場遊戲，你又何必賠上自己？」

我有合理證據懷疑，《字討苦吃》真身其實係《答案之書》。

所以我決定...唔睇。

睇嚟對佢冇任何好處，只會越睇越多嘢諗，越睇越傷心，咁睇嚟做咩？

我擺返好本書，然後打開電腦開始寫嘢。

五十.

我寫咗一陣，然後開始諗唔到嘢。

我翹埋雙手，較低張櫈馴落去開始思考，然後...

我馴著咗。

一陣之後，我聽到我啊媽喺到叫緊我。

「食飯啦死仔包！」佢喺到摸我個頭。

我較返高張櫈，伸咗個懶腰：「嗯，我而家出嚟。」

喺我諗住行出去嘅時候，我突起諗起一樣嘢。

到底佢覆咗我未？

我打開電話一睇，佢終於覆咗我。

「我返到屋企喇。」

十分鐘前嘅Message，原來佢都喺先返到屋企，真係我諗太多。

既然佢都有同我報到，咁我都同佢報到下先。

「我依家食飯喇。」

「你下個禮拜五得唔得閒。」

「得閒啊，做咩？」

「嗰日我個Fd生日，想搞Party，你去唔去？」

籐撚線，仲洗問？梗係去啦！

「我得閒啊。」

「咁好啦，我再同你講。」

「咁我食飯先啦。」

「嗯。」

其實仲有一句佢未講，但佢唔講我都已經知。

「下個禮拜五見。」

我擺低電話，行咗出房。

啱啱坐低，啊媽就即刻開聲：「啊仔，你唔係識咗女朋友咩？」

「係呀。」

「唔見你出街嘅？」

「咁佢忙啊嘛。」

「好忙嘅咩佢？」

「係啊。」

「忙咩？」

「我唔知啊。」

其實，人大個咗就係冇咩時間架啦，就算佢同你講埋你都係唔明唔知架啦。

講真，死毅進仔你識條鐵咩？

五十一

經過咗八個半個循環，終於嚟到下星期五。

點解係八個半個循環？

因為當你嘅生活冇任何特別，每一日都過得一模一樣嘅話，其實嗰個唔係新一日，而係你開始無改變嗰日嘅循環，而過咗八個半循環，即係過咗八日半。

我唔知我講緊乜鳩？咁恭喜你層次高過我、生活精彩過我。

你知我講緊咩，然後身同感受？咁你同我一樣都係大都市裡面嘅「正常人」。

你知我講緊咩，然後感同身受？收皮啦撚樣，我先唔撚信。

其實我都唔想咁，我都好想將「一個循環」變成「一日」。

而我去將「一個循環」變成「一日」嘅方法就係...

搵女朋友。

你冇聽錯，就係搵女朋友。

正確啲嚟講係喺我嘅幻想世界裡面搵佢，因為現實嘅佢...

根本唔得閒。

「你日日都搵女，咪又變咗日日都一樣！」

咁又唔可以咁講。

「咩唔可以咁講，你就係圍住條女轉！」

好，駁唔到。

夜晚七點，我同佢嚟到觀塘。

因為大家都未到，所以我同佢去咗Partyroom附近嘅超市買酒。

雖然我平時冇做運動，但拎兩袋酒都唔算係咩大問題。

應該係話，冇問題都要變到佢冇問題，因為咁大個男人拎兩袋酒都搞唔掂真係有少少柒。

暫時都冇咩問題。

公告

記得Follow我IG啊
IG:Pan.Dragon.0221
每多5follow有加更啊

五十二

「我哋拎啲嘢上去先？」我問佢。

「係呀。」佢揸好個袋：「分一袋比我啦。」

我縮手：「唔要。」

啱啱講完，我左手邊袋嘢就比人從後拎走咗。

我望過去，係一個我同Clover喺房嘅時候，有行過入嚟觀摩嘅人。

如果無記錯的話，佢叫啊龍。

既然有人幫手，而佢又係男人，咁我就當然唔認屎認屁啦。

上到去都冇咩特別，搵下電話、打下麻雀、傾下計等人同嘢食到。

差唔多九點，人到齊，嘢食都到咗。

而我就好想摺埋自己，因為除咗嗰日有一齊落蘭嘅組爸、組爸條女同啊龍，我冇一個人係識。

我哋開始食嘢，大家都開始閒話家常。

佢哋講緊大學啲嘢，所以我都自動波收皮。

「你呢？」有人拋個波比我。

「我讀毅進。」我諗唔到第二個答法。

講學歷？我冇。

換個話題，講錢？我冇。

講日常？我冇嘢可以分享。

講內涵？咪玩我啦。

玩得放少少？我對住唔識嘅，真係一隻字都唔夠膽講。

所以我決定摺埋，之後嘅一切都唔關我事。

食飯時間過去，酒Game時間開始

五十三

一切都好順利，9upper估得中、大話般冇比人開、大排檔冇抽中2仔陪飲。

氣氛唔錯，大家都好投入玩Game。

「跟住嚟可以玩新版估領袖啫。」組爸問大家：「O唔OK？」

「我玩過啦，我落去買宵夜。」

呢隻Game玩過一次就冇得玩下次，因為已經知道咗點玩。

我淨係拎咗電話銀包就著鞋行咗落去，臨走嘅時候Clover仲坐咗嚟到。

我落到去諗起我唔記得問Clover要唔要食嘢，於是就開Whatsapp問佢。

「我去買宵夜，你食唔食？」

喺樓下企咗幾分鐘，冇覆。

冇事嘅，玩緊Game啫，一間買買下就覆架喇。

我行入七仔，拎咗個包，然後開煙盒睇咗睇，得返一枝。

我行去收銀台：「要包純萬。」

我拎住包煙同包行出門口，然後再睇一次Whatsapp。

都係未覆。

還掂都係要等佢覆，不如睇下我啲文依家咩景環。

PNN跌出熱門、紙言跌出頭十、連登沉底。

唔睇由自可，一睇即刻唔開心到好似死老逗老母咁。

「我想攞住Clover喊一餐。」

無任何實際幫助，但我會冇咁唔開心先。

五十四.

我拎住啲嘢行咗個圈，然後再行返上去。

去到門口嘅時候，我睇多次Whatsapp，佢都係未覆。

應該咁啱好冇響通知啫，Whatsapp個通知成日都唔響。

我Send多個Message比佢，然後就行咗上天台。

我望住個天，煙一枝接住一枝咁點。

我都唔知過咗幾耐，淨係一直嘍到吸同呼，嘍我諗住再拎煙嘅時候...

冇曬啦。

一包二十枝，比我食曬。

我拎電話出嚟睇，都過咗個半鐘，但佢都係未覆。

嘍我諗住行返落去嘅時候，有人行咗出嚟。

「仲諗住搵你嘍邊，原來你嘍到。」佢講：「做咩唔落去啊？」

「冇啊，唔開心啫。」我嘍到扮冇事。

「同條女有關？」

「都係嘅。」

「咁你想我點幫你？」

「唔知啊，傳下話啫。」

「咁好啦。」

講完，佢就轉身行返落去，而我就坐嘍到望住個天。

再半過鐘過去，佢冇上嚟，都冇覆我。

越坐，我就諗越多嘢，就越唔開心。

佢冇坐我隔離、佢冇理我。

與其一個人嘍到鳩坐等佢理我，不如上DC問下佢嘍？

「直接啲講啦。」

呢個係我得到嘅回覆。

既然係咁，就同佢講啦。

我起身行落去，返到門口。

五十五.

諗諗下，我都係唔想開聲。

我再一次開返個DC出嚟，問下佢哋有咩計仔。

「各位，我唔想講嘢。」

「知你條撚樣唔鍾意開口，我有辦法。」

「咩辦法？」

「你直接打落DC，一間就遞部電話比佢睇。」

「喂，掂嘞！」我再問：「咁我要寫啲咩？」

「你喜啦，個台交咗比你。」

「咁我直接嚟啦。」

...

..

.

「BB其實我有啲唔開心。」

「不過唔係因為你，但我都想你安慰下我。」

「我想你理下我，坐喺我身邊。」

「你當我係癡身又好，怕生又好，我想咁。」

「我啱啱落咗去買宵夜咁耐，我以為你會問下我咩事，點知你冇覆，啱啱係咪有嘢搞緊啊？」

「咁樣差唔多啦，唔洗再多。」

「好，咁我入去啦。」

...

..

.

我推開門，然後坐返嚟我個位到，而佢調咗嚟我隔離。

我坐嚟到揸咗陣電話，然後終於股起勇氣遞部電話比佢。

「做咩啊。」佢問我。

「你慢慢碌返上去睇。」

佢睇咗一陣之後，就遞返部電話比我：「睇完啦，我去廁所。」

講完，佢就行咗出去，而房裡面所有女性都跟住佢行埋出去。

五十六

我屈喺角落坐咗陣，僅餘嘅男性開始問我嘢。

「你喺嗰做咩黑曬面？」

「係囉，仲要粒聲唔出走咗去個幾兩個鐘。」

我嘆咗啖氣：「冇呀，冇咩唔開心。」

「做咩呀？」

我冇講我因為嗰啲排名嘢而唔開心，因為我覺得佢哋會話我蠢鳩，同埋我而家有更唔開心嘅嘢。

「佢又唔理我，然後佢啲男仔Fd坐佢隔離就得，我坐佢隔離就唔得。」

「咁你而家有咩打算？」

「我喺嗰同佢講咗啦，而家放空個人先，瞓到就瞓。」

然後，我一回過神嚟就係朝早，而佢地都仲玩緊Game。

Clover坐咗喺我身邊，好開心。

我攬埋去，佢推開我，唔開心喇。

「返同去同你講。」佢同我講。

對於佢要講嘅嘢，我唔想聽。

「你一閒返淺水灣？」我問佢。

「係呀。」

「我送你返去。」

「唔洗啦，我自己返去。」

「我送你啦，我一閒無嘢做。」

「都話自己返，尊重得唔得？」

「嗯。」

我哋落去食咗個早餐，然後我上地鐵，佢上巴士。

我返到屋企，佢都有搵我。

好眼瞓，瞓醒再講。

五十七.

時間過得好快，我一瞓醒就係夜晚七點。

我記得佢講過話今日要返工，睇下佢起咗身未先。

「你起咗身未啊？」我喺Whatsapp到問佢。

「起咗啦。」佢秒覆。

我估佢應該整緊嘢準備出門口，我諗我都係唔好煩住佢。

「咁你快啲執嘢出門口啦。」

「你依家聽唔聽得電話？」

係嗰，佢話有嘢要同我講。

「好啊，你打比我啦。」

啱啱Send出去，佢就即刻打咗比我。

「喂。」

「聽到，你講啦。」

「你真係未大個，出嚟玩就唔好一直嚟住我啦。」

的確，我係想嚟住你，而呢件事都好幼稚。

「明明人哋同你同年，做咩你一直都融入唔到？」

的確，我係唔識社交，同人識成年都唔熟。

「明明人哋同你一樣，做咩你要一直都咁自卑。」

的確，我係死毅進仔，唔知有咩可以自信。

「由你琴晚黑面開始，我已經對你咩Feel都有。」

的確，你就咁推開我，我已經知道有啲嘢。

「聽完呢啲對你本人，或者以後嘅女朋友都好。」

的確，呢啲致命傷嚟，唔改拍幾多都有用。

我全程一句嘢都冇講，只係默默咁聽佢講。

「你有冇嘢要講？」

「我冇。」

「你件衫？」

「唔洗啦。」

我連你殘留喺件衫上面嘅氣味...

都唔想再聞到。

因為，我唔想再諗起你。

「再見。」

「再見。」

再見，但不再見。

當人悲傷到極致，係唔會喊，而係會失去靈魂咁呆咗喺到。

唔明？即係我。

完

番外篇-葉師傅

Cut線之後，我決定要去海邊搵我最好嘅朋友-酒。

「我出去啦。」我向廚房嗌咗聲。

「你去邊啊？」喺廚房煮緊飯嘅啊媽突咗個頭出嚟：「我就嚟煮好飯啦啎。」

「我去飲兩杯，返到嚟再食。」

「哦，咁你早啲返啎，你聽日仲要返學。」

「我會架啦。」

我會早返，朝早個早。

我買咗少少酒，然後就行咗去海邊。

唔知點解，今日好似特別大風、特別凍。

會唔會係啲風今日都失戀？

如果係嘅話，我想幫今日嘅風改個名。

就叫憂鬱的風，掂唔掂？

憂鬱的風加憂鬱的人，絕配。

啲人成日話唔開心飲酒會特別易醉，原來係真架。

我飲咗幾罐已經頂唔順攤咗喺到，仲馴著埋。

我起身嘅時候諗住去返學，點知一睇手機先知原來已經晏晝一點幾。

「愛我別走。」

電話響，係葉師傅。

「喂，做咩唔返學啊？」

「飲醉咗。」

「失個戀就飲到學都唔返。」

「有咩問題？」

我有我傷心嘅權利，我都冇影響到任何人。

「The show must go on，你明唔明？」

「唔明。」

「你要做嘅，係學習啊小朋友。」

「點解？」

「小朋友心態拍拖係唔會有結果架。」

「都係。」

「咁你諗下，你喺呢段關係裡面失去咗啲咩？」

「好似又冇。」

「咁咪係囉，Just take it as a class，如果唔開心就要飲，大把入飲到入醫院都唔掂。」

「好。」

「再講。」

「再講。」

Cut線之後，我企起身望住個海，好似諗通咗少少咁。

「Why not just take it as a class？」我喺到自言自語。

番外篇-啊晴

一個星期過後，啊晴搵咗我出去。

「搵我做咩啊？」我問佢。

「上個禮拜Clover搵我飲嘢，話你哋散咗。」啊晴單刀直入：「我上個禮拜唔得閒，冇聽過佢講咩事。」

「咁你想聽下發生咩事？」

「免喇，我一早收到風。」

「咁你想？」

「想聽下你有咩諗法。」

「然後呢？」

「然後糾正下你。」

「咁我講架喇。」

「請。」

「其實你想聽咩？」

事實上，我唔知要講咩。

「做咩要咁翻身先？」

「比人戴綠帽戴得多，冇安全感。」

「關咩事，你估啊姐我冇比人戴過綠帽咩？」

「都係。」

「咁你放低咗佢哋未？」

「放低咗啦。」

「咁你做咩成日都諗佢哋點呢你。」

「驚囉。」

「咁咪即係未放低囉。」

「係咩？」

「你一直覺得人哋會呃你，咁唔會有好結果。」

「咩講法？」

「愛情係建基喺信任之上。」

「我有信佢。」

「你肯定？」

「其實...冇。」

「放低曬你所有過去嘅陰影先搵下個啦，如果唔係唔會有好結果架。」

「仲有樣嘢我想講。」

「講啦。」

「我覺得每個人都好過我。」

「你自己都唔鍾意自己，人哋點鍾意你？」

「嗯。」

「自信啲，鍾意咗自己先啦。」

番外篇-社工

琴晚同啊晴飲完，醉到不省人事。

酒醒之後，外展社工話好耐冇見過我，於是就約咗我出去。

「喂，啊熙。」

「係我啊。」

「近排同女朋友點啊？」

「冇啊，散咗啦。」

「做咩散咗啊？」

「冇自信、太小氣、太驕身、太小朋友。」

「第一個問題，你會講你讀毅進先定寫嘢先？」

「讀毅進，做咩？」

「問題一出咗嚟。」佢繼續講：「咁你出嚟玩會唔會玩得放？」

「唔太放。」

「佢呢？」

「佢放啲。」

「下一個問題，你想要點嘅愛情？」

「我可以驕住佢，唔洗諗咁多。」

「明白。」

「咁有咩建議？」

「你咁諗啦，你的確係好小朋友，因為你講緊嘅根本唔係成年人嘅愛情，成年人唔洗驕先，互相支持、一齊進步就得啦。」

「然後？」

「就算你唔小朋友，你兩個都好似唔太夾。」

「真係咩？」

「而家嚟睇唔夾。」

「仲有咩建議？」

「每一次分手，都係上咗一堂。」

「跟住？」

「呢一刻你更加要去做好自己，成為一個更好嘅人。」

「嗯。」

「愛情唔係用嚟打沉你，而係令你變得更好。」

「嗯。」

「如果呢一段愛情，令你變得更好，咁又何嘗唔係一件好事？」

「嗯。」

「其實你唔Ready都唔接受有人嚟愛你。」

「點解？」

「因為你自己都唔愛自己，都唔知點比人愛。」

「你又知？」

「識你咁多年，點會唔知你啲嘢。」

「真咩？」

「梗係啦，得你自己唔在意自己咋。」

番外篇-啊晴(二)

又一個星期後。

「喂。」

啊晴喺Whatsapp搵我。

「做咩？」

「上次你飲醉酒Send咗好多嘢比Clover。」

「係咩？」

「你去返IG睇。」

我揸入IG睇，真係有好多段嘢，但...

佢冇睇過。

「有啊。」

「咁佢冇睇？」

「冇。」

「加油。」

「劃上句號。」

「點解？」

「試過唔得，就唔好再糾纏啦，同理佢當時好認真咁同我講分手，代表佢已經下定決心。」

番外篇-占卜姐姐

聽完兩位朋友嘅教導之後，我又喺思考當中過咗一個星期。

今日，啊晴又搵咗我出去，不過係飲酒。

飲飲下，啊晴推咗我過隔離枱。

「做咩啊？」我完全唔知咩事。

「你玩啦，對面占卜師嚟。」啊晴一邊飲酒一邊講。

「吓，占咩。」

「就占復合啦。」對面嗰位占卜師姐姐補刀。

「都得。」

洗完抽完，排好埋個牌陣。

「你係咪要解牌？」我問佢。

「係呀，你想邊張先？」

「無所謂，順序啦。」

「咁開始啦。」佢繼續講：「你有冇諗過點解自己做極都唔紅，或者無自信？」

「因為我有學歷，唔夠文學，錢又冇人又樣衰又矮？」我將對自己嘅睇法講曬出嚟。

「聽我講，做自己。」

「吓，我覺得我已經寫得好放。」

「你夠唔夠膽將你飲醉酒寫嘅Po出去？」

「梗係唔得啦。」

「咁咪係囉。」

「但我做自己唔會好唔文學咩？」

「信我啦，做自己嘅人最有魅力。」

「真係咩？」

「你有你獨特嘅地方，異於常人嘅諗法。」

「咁咪即係癡線？」

「錯，天才同瘋子只係差一條線，睇你點發揮。」

「所以我要？」

「放開一切包袱，想做咩都做咩，想寫咩就寫咩，你先會達到你應該要有嘅高度，其實你好勁，只係你睇住表面嘅嘢，所以先冇自信。」佢繼續講：「仲有同人相處要放開，唔好咁多內心小劇場，唔係個個都想呃你，其實好多人都想同你熟，但你摺埋自己。」

「明白。」

口講明，但事實上仲思考緊。

結語

呢篇嘢完咗喇，唔知有幾多人有睇，但有睇到呢到嘅我由心而發地感謝你。

嚟緊會進入下一個故，咁代表咩？

我都係時候要Move on，將所有嘢留嚟呢個故事到。

過咗去嘅嘢，就唔好比佢一直影響，要行返出嚟先會有下一個故事。